

(一)

方孝孺《深慮論》

慮天下者，常圖其所難，而忽其所易；備其所可畏，而遺其所不疑。然而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，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。豈其慮之未周歟？蓋慮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，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。

當秦之世，而滅六諸侯，一天下；而其心以為周之亡，在乎諸侯之強耳。變封建而為郡縣，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，天子之位可以世守；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，而卒亡秦之社稷。漢懲秦之孤立，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，以為同姓之親，可以相繼而無變；而七國萌篡弑之謀。武宣以後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，以為無事矣；而王莽卒移漢祚。光武之懲哀平，魏之懲漢，晉之懲魏，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；而其亡也，皆出其所備之外。

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，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；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。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，盡釋其兵權，使力弱而易制；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。

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，負蓋世之才，其於治亂存亡之幾，思之詳而備之審矣；慮切於此，而禍興於彼，終至於亂亡者，何哉？蓋智可以謀人，而不可以謀天。良醫之子，多死於病；良巫之子，多死於鬼；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？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。

古之聖人，知天下後世之變，非智慮之所能周，非法術之所能制；不敢肆其私謀詭計，而惟積至誠、用大德，以結乎天心；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。故其子孫，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，而天卒不忍遽亡之，此慮之遠者也。夫苟不能自結於天，而欲以區區之智，籠絡當世之務，而必後世之無危亡，此理之所必無者也，而豈天道哉？

語譯：

謀算天下大事的人，常會思考他認為艱難的項目，而忽視他覺得簡單的部分；防範他感到害怕的地方，而遺漏掉他沒有懷疑的事項。然而，禍事卻經常出現在他忽視的部分之中，而亂象經常發生在他覺得不值得懷疑的事情上。難道是他謀

算得不夠周全嗎？這全因為思考可以達致的，是人力本應能知覺的範圍，而人類智力無法觸及的，是天理啊。

在秦朝的時候，秦國消滅六個諸侯國，統一天下。秦皇帝一心以為周代的滅亡，是在於諸侯太強大，於是把封建制改變為郡縣制，以為不會再有戰爭，可以代代保有皇位，沒想到漢皇帝從田野中崛起，最終推翻了秦的江山。漢朝記取秦朝孤立無援的教訓，於是大肆分封妃妾所生之子成為諸侯，以為憑着同姓宗族的親屬關係，皇位可以世代相繼而不生變亂，然而吳楚等七國萌生了篡君奪位的陰謀。漢武帝、宣帝以後，逐步分割諸侯領地來分散他們的勢力，以為可以相安無事，但王莽最終搶奪了皇位。漢光武帝記取哀帝、平帝的教訓，魏帝記取漢亡的教訓，晉帝記取魏亡的教訓，歷朝都記取前代過往敗亡的教訓而加以防範。然而，諸代的敗亡都發生在歷朝所防範的情況以外。

唐太宗聽聞會有姓武的人殺戮他的後代，於是尋找當中有嫌疑的人來剷除掉，但武則天終日在他身旁侍候而從不察知。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藩鎮強大到能挾持天子，於是把他們的兵權全數解除，削弱力量使他們易於控制，卻無法料想後代最終會受到外族的困擾。

這些人都有超乎常人的智慧，高於當代人的才能，他們對國家安危存亡的預兆徵象，思考得可算周詳並防範得可算嚴密了。這邊廂謀算得如此切實，但禍患卻在另邊廂發生，最後引致國家動盪滅亡，為什麼？大概是智慧可以算計人事，卻無法算計天理。醫術精湛醫生的子女，大多死於疾病；巫術高明巫祝的子女，大多死於鬼魅。難道是他們擅長救人，而不擅長救自己的子女嗎？這是他們擅長算計人事，而不擅長算計天理。

古時的聖人，洞悉今世後代的變遷，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思考周全，不是法令權術可以規劃阻止，所以不敢操持陰謀詭計，而是只積聚誠心摯意，施展深恩厚德，以連結天的意志，令上天能因應他的恩德加以眷顧，就像慈母養護嬰兒而不忍心捨棄。所以他的後代即使有愚鈍不賢的人，足以令國家滅亡，而上天最終不忍心當即消滅他，這就是謀算得很深遠了。如果自己的德行無法與天連結，而只想憑少許智慧，統御現時的種種事務，以確保後世不會面臨危機滅亡，在道理上是必然不會發生的，難道會有這樣的天理嗎？

(二)

王文華《向下開的櫻花》

它長在樹枝上，並不是努力向上猛開。而是低下頭，慢慢對地面綻放……

滿級分的福與禍

2月19日，大學學測成績公布。2月20日，陽明山花季開始。這兩件事，其實有密切關係。

今年學測共有14萬名考生，109人得到滿分。放榜隔天，媒體自然大幅報道了這109人：讀書方法、未來志向，甚至拿他們漂亮的外表做文章。

每一次大考，都會看到這些報道。看到後當然為滿分同學高興，但同時也為他們擔心。

擔心什麼呢？

我很幸運，會考試，上過第一志願。我擔心，是因為我知道這些第一志願的學生，後來怎麼了。

當你考上狀元時，大家爭相報道。二十年後，當你憂鬱、破產、入獄，甚至自殺時，很少人會關心，更少人會把你跟當年那個狀元聯想在一起。

但我認識這些二十年後的狀元，其實你也認識。

滿級分，滿級壓力

古代的科舉，現代的學測，讓台灣孩子永遠活在競爭中。考上狀元，有些是天資聰穎，有些是對自己苦苦相逼。不管是哪種，滿分的孩子在得滿分之前，有極大的期望。得滿分之後，有更大的負擔。他們必須帶着這些心理包袱成長，繼續優秀下去。

但沒有人教過他們：考試的滿分，跟學習的滿分、工作的滿分、人生的滿分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它們需要不同的條件、心態，和能力。

比如說：考試滿分，需要博聞強記、勤做考古題，但學習滿分，需要熱情好奇、探索新事物。考試滿分，只要顧好自己、或打敗別人，但工作滿分，需要團隊合作、互相幫襯。考試滿分，要快速精準、小心奕奕。而人生滿分，需要悠然自得、大膽前進。

或是說，考試有滿分，但人生沒有滿分。學測有排名，但幸福沒有排名。你有權有勢，幫你打掃的阿姨沒沒無聞，你們倆誰幸福？我常聽到富翁憂鬱，很少聽到阿姨失眠。

菁英的迷思

因為學校沒教滿級分不代表一切，而爸媽覺得會考試的兒女一定十項全能，於是期望永無止盡，孩子們永遠無法休養生息。我有四位建中的同學，畢業後二十年內都自殺了。他們當年都是明星學生，如今卻是社會版的一條新聞。為什麼？

這還只是我認識的人。我不認識的不知道還有多少。

任何社會的成功，都要靠菁英。但台灣對「菁英」的定義特別狹窄，對「菁英」的價值特別迷信。我們是最現代的華人社會，但骨子裏仍擺脫不了最古老的封建思想。

我們對「菁英」的定義，就是名校和名公司。我們對「菁英」的迷信，就是只要某人是名校和名公司，他就可以做好任何事。

但事實呢？的確有菁英改變了世界，如哈佛大學的歐巴馬。但也有「菁英」，如耶魯大學的布希，用假證據欺騙民眾，一心孤行打伊拉克。

我沒看過布希，但在史丹佛商學研究所中，我看過同學把老師指定的書籍從圖書館偷走，讓其他人無法準備。

他們當年考上名校的優異到哪去了？

進入社會後，品德和成績更不成正比。搞出金融海嘯的華爾街，用的人都是名校畢業的高材生。結果這些人既沒品德，也沒能力，比較擅長的，是貪婪和投機。

本世紀最大的金融騙子馬多夫（Bernard Madoff），曾是納斯達克交易所的主席，並且是為人敬重的慈善家。沒想到他的人脈和慈善，都用來編織騙局。被他騙的投資人也都是菁英。一流銀行瑞士信貸（Credit Suisse），被馬多夫騙了近百億美金。

台灣的例子更多，電視天天在報，不必我說了。

每當看到菁英墮落的新聞，我總是在想：如果這些人不曾是菁英，如果學校、公司、政府、社會從不曾給這些人屬於菁英的權力和待遇，他們墮落的機率會變高，還是減少？

我不知道統計學的答案，但知道他們墮落的原因之一是傲慢：因為我是菁英，你們都是死老百姓，所以我是對的，你們都要聽我的。所以我可以偷走指定的書，我可以打伊拉克，我可以賣次級房貸，我可以假造財務報表。你們是老百姓，不會了解我的苦心孤詣。你們現在罵我沒關係，歷史有一天會還我公道。

我猜，很多狀元、老闆、領導人，不管有沒有犯法，都曾這麼想過。嘿，別說他們，連我都曾經這麼想。

這就讓我想起：陽明山的花季。

向下開的櫻花

2月20日，陽明山花季開始。陽明公園裏的櫻花，擠得像公園外的交通。台灣的櫻花並不像日本，一整片燃燒過去。台灣的櫻花是在一片綠樹間，偶爾開出一兩株。所以那一兩株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。遊客搶着在稀有的紅花前拍照，就像媒體搶着去採訪滿級分的同學。

人潮好不容易散去，輪到我看時，我注意到一個，與滿級分同學息息相關的現象，那就是：美麗的櫻花，是向下開的。

也就是說，它長在樹枝上，並不是努力向上猛開。而是低下頭，慢慢對地面綻放。

這就是我對今年滿級分同學的祝福。

由於台灣對「菁英」定義狹窄、迷信太強，每一位成績好的同學，都必須「向上猛開」。每一位考得不好的同學，就遭到全盤否定。天知道滿級分的同學未必真喜歡念書，而考不好的同學中也許有下一個王建民。

但不管是不是「菁英」，櫻花都教我們要謙遜。你可以發光發亮，但不用趾高氣昂。你可以鶴立雞群，但低着頭，別人還是會不顧塞車來看你。你不會永遠是對的，也沒有誰一定要聽你的。三個臭皮匠，思慮絕對會比你周密。當你犯了錯，法律和歷史會以同樣的標準來判斷你。你不用自我膨脹，也不要自怨自憐。放輕鬆、慢慢走。今天過後，媒體不會再盯着你。你可以慢慢呼吸、緩緩綻放。記得你是櫻花，此時美極，但不久後也會凋零。

第一名、滿級分這些絕對的字眼，只在求學時有意義。進入社會，有了家庭，很少人還在乎這些東西。因為我們都慢慢了解：人生的考題很難，沒有人能每一科都高分。到頭來，能在花季時上陽明山，塞車時旁邊有個伴，就算滿分。

當年滿分的同學正要步入更年期，今年滿分的同學正要變成新鮮人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，考試和人生都沒得過滿分。但我會比大多數人早起，趁交通管制之前，上山看今年的花季。然後在回家的路上，低下頭，迎接人生下一個考題。